

# 生命的树

罗仁智

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走到尽头，没有一个春天会陪你走到永远。

——题记

爷爷是在那个八月炙热的阳光里下葬的。下葬的头一天晚上，整个家族的人都守灵到天亮，做法事的先生在灵堂念最后一场超度亡魂的经。我们家族里的人聚在一起，头缠着白布做的孝帕，跪在装着爷爷的那具通黑发亮的棺材前。

再过几个小时，我就要藏到一间黑黑的屋子里。先生昨天宣布，因生辰、属相和时辰的一些原因，爷爷从出门到上山下葬，我都不能送行。这个我见过，寨上的福海他爹死后上山，他也不能送。

夜深了，经念完了，家族的人逐渐散开去准备上山的东西。我又在灵前又续了一炷香，轻轻拨了拨棺材下的油灯，地上更亮了一些，映照着重乌亮的棺木，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安静笼罩着灵堂。

我会比其他人提前向爷爷作最后的告别，这个信息没有让我多么难过。

但我很想好好整理自己的心情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棺材从堂屋抬出去的那一刻，我之前在内心构建的幻想就全部崩塌了。因为就算隔着一具棺材，我仍然似乎感受到爷爷依旧在呼吸、在安睡、在微笑，在像往常一样，会从老屋走出来，坐在夕阳下的院坝里等着我们回来。

我头天有些意识恍惚，不知什么时候走到爷爷生前就选中的那片坟地，在一个岩山的半坡上，那里有我们家的一块土，山脚有一个绿茵茵的水塘，坟就对着太阳升起来的方向，对着每天泛着波光的水面。看地的先生说，这里风水好，能荫护后人。

那地边还栽了一些树和竹子，墓穴前些天寨子里的人已经挖好了，挖出的新鲜的泥土堆一边，像一座小山包，正值正午时分，四野空寂，整理坟地的人都回去休息了。爷爷以后永远就会睡在这里了，他会觉得舒服吗？他还会记得我们爱他、想念他吗？我想起小时候睡在爷爷身边那种暖暖的感觉。

我突然冒出一种控制不住的念头，我赤脚跳进爷爷

的墓穴里，慢慢躺在松软的泥土上，一种夹杂着潮湿的泥土香浸润了我的身体。望着天空，是那样深深的蓝，一种让人不能呼吸的深邃感压着我：“这就是一个人永远的归宿，和不可以再出发的终点吗？”

风起了，一棵树的阴影横压过来，我闭上了眼睛。这棵树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叫花红。我应该有十多年没有见到它了，走出这个村庄以后，我很长的时间都没有想到过它。

但它却是我的生命树。大约是在五岁的时候，那年春天我得了一场叫不出名字的重病，那是一种让人瘦得厉害，才几天，我就吃不下东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，那时家里打的粮食不够吃，就是一些米糊和菜叶煮成的粥，但咽不下去。

母亲用背肩背我，我四肢就像棉条一样软绵绵耷拉着，好像随时可能断气。年轻的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哭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栽命树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，快要死的我被带到这块土上，爷爷从鱼洞村请来了一个神婆，我瘫坐在一张小木凳上，地上摆了几个碗，还有一堆剪成各种鸡、猪等动物形状的绿的黄的红的纸，点了香后，神婆就咿咿呀呀地念。

当神婆斩下一只公鸡的头，爷爷已经栽好了从后院移来的一棵小花红树，大约六七十公分高，还在旁边栽了几棵竹子，公鸡的血淋在刚刚新培的土上，还洒上一些酒水和粮食。在这个古怪的仪式后，我竟然开始吃起了东西，耷拉的脑袋开始立了起来，眼睛也活泛了。爷爷说，那棵树保佑了我，保护我的力量来自树还是来自祖先，我不知道。但那棵花红树，一直长得很好，枝干苍老般伸向天空，有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。

自此一直到长大，我再也没有得过那样重的病。

花红树的阴影慢慢从我身上移开，阳光有点刺眼，风带着一些泥灰盖在我的身上、脸上，还有些进了眼睛。我从墓穴里爬起来，眼睛有些辣痛，有些眼泪裹着泥灰流出来。

墓穴前躺着爷爷死前就为自己准备好的墓碑，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石匠，字是他托寨里一个老先生写的，

早年他们一起在公社当干部、在村小当民办教师，都写得一手好字。

在孙辈一栏密密麻麻的名字里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。1989年，我已经到合适读书的年龄了，父亲在集上买来书包、本子和铅笔，却为起学名犯了愁。爷爷却逗我，右手贴着耳朵弯过来能摸到左边耳朵，才能去上学哩，不然先生不收的。我慌了，使劲伸手贴着耳朵去摸，脸都憋红了，还好，刚刚能碰到左耳。

爷爷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从此我有了自己的大号：“仁”的字辈后面是个“智”。其实很普通，但我一直觉得顺眼、好听，在少年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不好好学习，好像就对不起爷爷给起的这个名字。这两个字，就像爷爷手里的两根小皮鞭一样，抽着我往前赶。这样，我就不自觉地认了很多字，看了很多书。

当奖状贴满堂屋的木板后，我考取了师范学校，去我们州里的首府念书。那时候学校要求自带一个木箱子，还规定好了尺寸。爷爷不声不响地从老屋搬来几块干透树树板，架起马凳，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，又到几里外的镇上买来红漆，把小木箱漆得鲜亮，一開箱盖，那种好闻的椿树香让我痴迷。

天就要亮了，外面的人声开始多了起来，我知道，那是附近村子和爷爷交情好的老辈、小辈聚拢了，这是我们地方的一种习俗，一是和家族的人一起送别亡魂，一是帮忙抬棺。

“噼噼啪啪……”，送葬的鞭炮声在门口急促地响了起来，棺木旁边站满了那些很有力气的小伙。我被家族的一个阿伯带到后院的黑屋子里，先生说，我这个属相在出殡的那个时辰里，会有鬼魅出现，进到黑房间它们就打扰不到爷爷远去的灵魂。

“嘿哟嘿哟……”，抬棺的高声喊了起来，嘹亮的唢呐也响了起来。我知道，爷爷已经出发了，他静静地躺在那具乌亮的棺材里，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他爱一辈子的房子。这个夏天的毒太阳，他终究熬不过。

可是这个黑房间能缚住那些打扰爷爷出门的鬼魅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。就像当初我快要死的时候，爷爷也选择了相信，在我垂危的生命里，种下一棵保佑我的树。

人声远去了，很久很久，我听见女儿和儿子喊我的声音。下葬的人们都回来了，我迷糊中应该是睡去了好些时候。

等过了这天，我要带女儿和儿子去好好给爷爷磕头。

然后认真地讲一讲这个关于生命之树的故事。

## 小满——人生的最好状态

许佳荣

小粒渐满。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，太阳到达黄经60°时则为小满。小满节气是万物稍得盈满，但未及全满的时节。小满，带着将熟未熟的甜蜜，亦包含着含苞待放的美好。

节气里的其他“小字辈”节气，后面总跟着“老大”，如小暑之后是大暑，小雪之后是大雪，小寒之后是大寒。小满之后却是芒种，这当中凝聚着祖先们的智慧结晶。大满并不是古人所追求的完美境界，当一切达到极致后必然走下坡路。而“小得盈满”，是将熟未熟还有向上的空间，还可以“继续增高”，这才符合中国人的理想。

“何须多虑盈亏事，终归小满胜万全。”小满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。二十四节气中有小满而无大满，体现着盈满与留白的配合，满与空的平衡，更浸润着中国式处世哲学的智慧源泉，赓续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不灭薪火。

古人云：“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。”倘若骄傲自满将心中一方天地全部填满，那么结果将是画地为牢，身陷囹圄。历史上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西楚霸王饮恨自刎；“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”的后唐庄宗泣下沾襟；滑铁卢伤痕斑斑，曾经横扫欧洲战场的拿破仑兵败如山倒。正是他们持盈则溢，最终导致了失败。

反之，只有留出空隙供理想瞻仰，才能于留白处填满奋发进取的昂扬，为人生增添回味无穷的意象。邓稼先于大漠中奋发进取，刻苦钻研，终于创造“两弹一星”；莫言于文坛里奋发进取，笔耕不辍，终于获得诺奖；苏炳添于赛场上奋发进取，超越伤痛，终于成为“亚洲飞人”。满中之空是为了更好地包容，“空”扩展了“满”的内涵。

小满，乃空中有满。小满之“空”，非消极避世之空，而为虚怀若谷之空。唯胸中有物，方能虚怀若谷。山间翠竹在微风中昂扬，每一片青翠的竹叶都在诉说竹节的虚心；池中荷花在泥沼中挺立，每一缕幽微的香气都在吐露着莲茎的中空，植物的品格无疑与人的美德不谋而合。

小满，乃盈亏有度的中庸之道。小满看似未满，实则最为接近圆满。小满所体现的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，是中华文化留下的独特烙印，蕴含着事物发展规律的奥秘。“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”，小满的满与空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。即秉持中正，不偏不倚，于生活中，小满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行事准则——过满招损，不满遗憾；小得盈满，方为圆满。过满之时，当以虚怀若谷之空和积极用事之满乐观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；不满之时，及时止损，将遗憾看作命运的馈赠，使自己的人生经历变得充盈。

小得盈满，方为圆满。怀一份积极进取，握一份淡然从容，持一份中正平和，取未盈之盈，留非空之空。满与未满间的取舍折射出中国式思维的光辉，应给我们以人生启迪。

小满未满，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

## 花有花时，鸟有鸟期

郑丽丽

有一次爬山到半山腰，看到一片野花。每一株小花占地就是一个银币大小，花叶和花朵紧紧凑凑地挤在一起，精神饱满地与秋风互动。除了墨绿的小叶子，花朵朱红中间掺杂着一点黄色，尤其漂亮。再看看周围，一小片一小片各自为营，颜色鲜艳得像一张花毯在脚下铺开，美得触目惊心。此时山里其他的花草都已呈现出了枯萎状，它们却开得如此娇艳和旺盛。站在山坡上，感受微风划过耳垂，看着这成片成片的小野花，我陷入了沉思。

想起周末教女儿背诵高适的《别董大》，读到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时，我仿佛看到三十岁的高适人生失利，他看着同窗好友步入仕途，而他自己的生活吹不起半点波澜。但他却坦然自若地说：“如果陷入攀比之中，我的人生势必纷纭杂乱，无法无章，我要按自己的节奏不断前进。”在等待求职机会的日子里，白天顶着草帽，烈日下在田地里挥动锄头，辛勤劳作；夜晚，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，伏案苦读。四十五岁那年，他凭借努力顺利踏入了仕途，六十三岁，成为唯一一位封侯诗人。半生困顿为哪般，高适放下追逐，在自己的生命节奏中，最终过上了理想的人生。

当所有人都都在追求安稳的生活时，我的瑜伽老师却追随自己的本心，开启了自由探索之旅。她原本是老师中的佼佼者，在她职业前景最辉煌的时间，辞去了工作，自费去了印度、巴厘岛，跟真正的瑜伽师学瑜伽，学画画。在黎明破晓时分，她盘坐在一堆篝火前，双手轻搭在膝盖上，双眼紧闭，神情自然而坚定，远处的山尖和破晓的天际相接在一起，她写道：“静坐的过程，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”。她画荣格的曼陀罗，专注在当下，用颜色和自己对话；她和朋友围坐在一起，击打乐器，喝茶，谈笑风生，眼中自带光芒。从她灿烂的笑容里，能看到发自内心的开心和放松。她用属于自己的节奏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，将平淡的日子过得闪闪发光。

在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想到去年爬山看到的那片野花，它们与周围的草木形成鲜明的反差。原来，它们也是遵循着生长节奏，在自己的生命里不急不躁，默默盛放在枯草丛中。梭罗曾说：“我们只有跑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才能稳稳地穿过疾风骤雨，走进温暖的光景。”人如此，那片野花亦是如此。



秦田如诗

赵天恒 摄

## 小满的意义

王建强

那天，风和日丽，还没大满。这就好像要开的花，将圆的月，马上回到家里的脚步，留一些期望，把幸福怀揣着；像一杯酒，在心里，浓郁地散开。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，我们期望的，肯定是小满已经满了些，粮食的果籽，挂在枝头，在季节里轻轻摇曳。

田野的颜色让夏天美得已经不像样了，墨绿、深绿、淡绿、浅黄、深红，仿佛，天地就是画布，夏天这位画家，尽情地挥毫创作。鹧鸪声传来，溪流声传来，鸡鸣狗吠传来，声音的河流濯洗着村庄，村庄洗得越发碧绿。在阳光里，河流贩卖着十万片水流的镜子，给远方爱打扮的花草。堤岸上，长满了苦苦菜、猫尾草、车前草、鱼腥草……翻飞的蝴蝶，晾晒今年新买的时装，蜜蜂肥胖的腰身沾满黄色的花粉，正卡在野蔷薇盛开的花瓣里，干瞪腿。蚂蚁在小草的森林

里，排着整齐的队形，抬着一具绿虫，走向野草深处的家。一阵风吹，野荷上滚落几滴雨珠，落进蚂蚁的方阵里，蚂蚁被水呛了一下，生气地甩动手臂的水，吃力的样子，像划水。蚂蚁停停，伸出触角，感受空气的变化，莫非下雨了？可没听到雷声，阳光还在涂抹树叶，它想让树叶变成金黄色，可越洗，树叶越发碧绿。莫非是绿虫的救兵？可水珠摔碎后摊在地上，转眼就和地下水幽会去了。

小满之日“苦菜秀”，长夏自此草木开始葳蕤繁茂。记得读初中时，平日里不会做饭的我，被父母冷不丁抛下独自在家，竟也逼得无师自通学会了厨艺。那年小满，邻居爷爷采了满满当当的一筐苦菜，他焯水后在冷水中浸了一夜，拔掉了苦味，翌日，给了我一大团碧油油的苦菜。爷爷说，在那些饥馑之年，能在荒滩野